

史地小叢書

匈奴史

巴 克 爾 著
向 達 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F. H. Parker 著
向達 譯

史地
叢書

匈

奴

史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目錄

第一章	匈奴之古史	一
第二章	冒頓之御宇	七
第三章	與中國爭霸時期	一六
第四章	衰敗時期	二七
第五章	屬國時期	三七
第六章	匈奴之內屬分裂與衰亡	五七
第七章	匈奴人之稱帝於中國北部	七一

匈奴史

第一章 匈奴之古史

東亞游牧民族之真正歷史，其時期情勢，俱與歐洲北族約略相似。中國自發見此輩而後，繼以戰伐，於是交往日繁；而種族間相刃相盪之勢遂起；馴至邊患不絕，中國國勢因而凌夷，政治中心亦爲之播遷不常；與羅馬帝國正復相似。希臘波斯之所遇者較夙於中國羅馬，然希羅多德（Herodotus）書中所紀塞種（Scythians）之生活習慣，栩栩若繪，而中國羅馬史籍所述則率爲政治史，此其異也。然而希羅多德書中所紀，與中國史中之匈奴，羅馬史中之匈奴人，絲毫無殊。是故中國史中之匈奴與希臘之匈奴（Oxyor, or Hunnen）西方之匈奴人在字根上是否同源，只一語而決耳。本書僅就中國史籍所紀，整齊排比，以任學人自爲推尋，非確然有據，不漫爲揚權。

也。

匈奴史蹟初見載籍之時，中國唯略知高麗、東北諸族、安南、大江以南諸土著，以及西藏游牧民族之梗概，日本、緬甸、暹羅、印度、中亞、土耳其、斯坦與夫南洋羣島一帶，猶茫然不識。中國斯時對外關係唯局於北方騎馬寇掠之輩而已。匈奴一辭，屢見後來正史，唯在古初，不曰匈奴而爲其他音近之字；歐西學者以爲匈奴一辭始於西元前第二世紀，其說甚謬。宋馬端臨文獻通考，力闢其非，舉二例以證匈奴一辭，在西元前第二世紀前，即用爲國名，且已聲威烜赫成爲大國。中國史家論述邊徼諸國，政治起源，輒喜歸諸中國流徙亡命之徒，以爲此輩善於適應當地風尚，重以知書識字，故易居高位，掌大權，而團結各民族以成一國云云。後世如高麗、閩、廣、滇、甘、臺、灣，誠如斯說；而西藏、蒙古、滿洲諸游牧民族中大致亦不殊也。中史謂匈奴之先出於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，以失行遁入北荒，建國稱王。自是以迄西元前第二世紀，中國北方諸邦，屢遭此輩游牧民族侵寇之害；然其世代年系絕少紀述，今日鈎稽古籍，於此輩往略蹟窺一二，顧其蒙昧之狀，比之希羅多德之紀塞種，無以異也。斯時東胡民族尙未爲中國所知，兩者接觸，猶在數百年後。唯匈奴以泱泱大國，故

知之甚悉。後來屢用突厥人或突厥塞種 (Turko-Scythian) 之名以稱匈奴帝國中各同種部落；然在西元後第五世紀以前，猶無突厥之名，漫以此稱往昔匈奴，將不免通人之譏矣。韃靼一辭或稱塔塔，或稱韃子，中史用此，殊爲含混；而其見於史籍，亦在西元後第二世紀，其始此辭僅指一小部落而言，與突厥同。是故匈奴與匈奴 (Hun) 是否一辭，今姑不論，要之中國人對於北亞騎馬食肉飲酪之游牧民族，除匈奴一辭外，並無他名以稱之，此與匈奴勢力失墮，爲中國所驅，西行而入於北歐以後，北歐除匈奴以後之無他名以稱此輩騎馬食肉飲酪之游牧民族，則可決也。復次，希羅多德所述與希臘波斯接觸之塞種，與中國之匈奴歐洲之匈奴人正同，則屏去其他紛異之證，而謂此三者在種族上彼此息息相關，固至爲合理之結論也。

匈奴以馬背爲家，隨畜牧而轉移。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，其奇畜則橐駝、驢、羸、馱、騾、駃騠、騊駼；亞述 (Assyria) 中亞之野驢，當亦有之。逐水草遷徙，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；然亦各有分地。無文書，以言語爲約束。兒能騎羊，引弓射鳥獸；少長則射狐兔，用爲食。士力能彎弓，盡爲甲騎。自君王以下，咸食畜肉，衣其皮革，被旃裘；壯者食肥美，老者食其餘；貴壯健，賤老弱。父死，妻其後母，兄弟死，皆

取其妻妻之；韃靼此俗，歷千數年而不衰。至於子與兄弟，孰得先取，尙未之知；大約無子則歸兄弟，無兄弟則歸子耳。其俗無事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；有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，利則進，不利則退，不羞遁走；蓋其戰略，不外突擊詐敗與夫埋伏而已。中史稱其苟利所在，不知禮義；短刀相接，則有劍及匕首以爲利器。古史或稱其冬則穴居，此或特指東胡而言也。

韃靼民族中亦復戰伐不絕，唯古紀蒙昧，難得其概。要之自西元前一千四百年至西元前二百年之間，中國與此輩游牧民族戰爭之事，時見古籍，時期亦可見梗概，雖所述簡略，固可視爲信史；至於年代不定，不足爲病，中國史籍亦自西元前八二八年（周共和十四年）以後，年歲始有可徵也。今日中國如陝西山西河北諸省之北部，在當時俱爲此輩游牧民族牧馬之區；終戰國之世（西元前七〇〇——二〇〇年），中國與此輩常保其平等之勢。周室自天子以至諸侯，先後數與此輩游牧民族藉和親以保其安謐，而趙武靈王且胡服騎射，以效之也。現今又有一字源問題，卽所謂東胡（此辭大率用以稱契丹滿洲以及高麗之先世而言，與以匈奴指突厥回鶻黠戛斯之先世而言正同）一辭是否與歐洲之通古斯（Tungusic or Tunguz）一辭是否同原是

也。在此不欲爲詳細之討論，今只略述其概。案俄文此字與中文意義正同，故二字語根若非同出一源，則當屬非常巧遇之事。此外尙有一點，亦可見中國邊陲諸邦漸染韃靼思想之深也。趙襄子曾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，此事深悖孔子禮教之觀念，而與匈奴塞種之習則甚近也。西元前第三世紀，嬴秦統一以前，趙國奄有今日山西河北兩省之地，名將李牧戍邊，以誘敵之策，大破匈奴，殺十餘萬騎。秦滅六國而後，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，今河套一帶號稱鄂爾多斯旗之地，當時所謂河南地者，本已淪於異域，至是俱爲所復。胡人遁走漠北。蒙恬因河爲塞，築四十四縣城，臨河，徙適戍以充之，而通直道，自九原至雲陽，因邊山險壑，谿谷可繕者治之。起臨洮（今甘肅蘭州府地）至遼東，萬餘里，築長城以防胡。長城至今大致完好，現代中國地圖率可見此。自長城築後，沿邊奇異之地名，常因代而不同。然在又一方面讀史者應知此長城者，實一大血線也，埋骨其間，無代或絕，千餘年來，魂遶邊塞者奚止百萬。然而長城之築，固不自蒙恬始；趙武靈王築長城，自代竝陰山下，至高闕爲塞；秦亦築長城以拒胡。東則燕（今北京平原一帶）亦築長城，自造陽至襄平；其後蒙恬以三十萬衆戍邊塞，築長城，要不過增修前人之舊，而聯之爲一而已耳。後來諸朝代有繕修

向東擴展；今日離北京三十哩所見之長城，大都爲後來所修；二千年前之古長城，唯見於西北邊陲一帶，然已廢圯無餘矣。

第二章 冒頓之御宇

秦始皇卽位，以長馭遠駕之才，爲攘夷安邊之略，於是匈奴遠遁漠北，不復爲邊患者久之。始皇焚書抗儒，爲後世詬病，然其影響所及，不盡爲無益也。焚書而後，古籍淪亡，制度失墜，欲使政事不至停滯，意旨可以傳達，則不得不另謀創造一種簡易之書體，輕便之文具，以代昔日之竹簡漆書，鳥文古篆。於是蒙恬乃改良往昔之竹筆而另製毛筆。而匈奴斯時又別逢一勁敵，曰月氏（Yüeh-Chih or Ephthaltes）者，其聲勢之盛蓋不亞於中國也。月氏人始居於今甘肅之西陲，秦統一後始見知於中國。當秦始皇時，匈奴之頭曼單于（Jenuye Deunan）在位，匈奴史事之真實可考，蓋亦始於頭曼之時也。西元前二一〇年，秦始皇崩。先是始皇祖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，秦之強盛，始基於此，迄始皇立，席先世之餘蔭，遂告統一之大業。旣崩，秦帝國漸成瓦解之勢，國內大亂，擾攘四年。將帥互相殺伐，以覬覦帝位；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。於是頭曼單于遂乘勢崛起，努

力恢復往日之盛，漸逾大漠南侵，今甘肅東部鄂爾多斯旗一帶，復爲所有，而與中國界於故塞。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（Baghdur），富於才。後有愛閼氏生少子，單于寵愛閼氏，因許立其子。乃使冒頓爲質於月氏。冒頓既質，頭曼急擊月氏；月氏欲殺冒頓。冒頓悉其謀，盜月氏善馬，騎已歸。頭曼以爲壯，令將萬騎。冒頓心怨其父之置彼於絕地也，謀所以報復之方，迺作鳴鏑，習勒其騎射。令曰：「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。」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，輒斬之。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，或莫敢射。冒頓立斬之。居頃之，復以鳴鏑自善其愛妻，左右或頗恐，不敢射，復斬之。冒頓出獵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，左右皆射之；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。從其父頭曼獵，以鳴鏑射頭曼，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，殺頭曼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，於是自立爲單于。

是時東胡強，稍亞於匈奴，大漠千里，亘於其中，以爲天塹。既聞冒頓殺父自立，乃使使告冒頓，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，所以爲不討其殺父之罪之酬也。冒頓問羣臣，羣臣皆曰：「此匈奴寶馬也，勿予。」冒頓曰：「奈何與人鄰國，愛一馬乎！」遂予之。頃之，東胡以爲冒頓畏之，使使謂冒頓曰：「欲得單于一閼氏。」冒頓復問左右，左右皆怒，曰：「東胡無道，乃求閼氏，請擊之。」冒頓曰：「奈何與

人鄰國，愛一女子乎！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。東胡王愈驕，西侵。與匈奴中間有棄地，莫居千餘里，各居其邊，爲甌脫。東胡使使謂冒頓曰：「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，匈奴不能至也，吾欲有之。」冒頓問羣臣。或曰：「此棄地，予之。」於是冒頓大怒，曰：「地者，國之本也，奈何予人！」諸言予者皆斬之。冒頓上馬，令國中有後者斬。遂東襲擊東胡。東胡初輕冒頓，不爲備。及冒頓以兵至，大破滅東胡，虜其民衆畜產。東胡餘衆乃退保於今北京附近之蒙古、東北高原中，休養生息，後來遂寢成爲大國。本書後將述及，茲不贅也。而匈奴、東胡、突厥、回鶻、契丹、蒙古、滿洲諸族之疆域種性，皆時有更易，要難確指。一次大戰而後，敗亡者則婦女、夷爲妻孥；少壯則更爲戰士，雖仍統以本族，然已臣於勝者；老弱之徒則淪爲奴役，牧飼牲畜；牲畜之屬則歸於新主。若干年後，新主衰滅，則形勢復易；此爲研究游牧民族歷史者所不可不知者也。此輩游牧民族主奴生活，大致不殊，唯奴者役於人，而主則自樂，是爲異耳。婦女易夫，習爲故常，不必自願也。是故匈奴、東胡雖自有其大別，然語言既已混合，種族亦已交雜，習俗亦潛移默化，同化於無形矣。至今東胡一族，已完全消滅。而在當時則中國除匈奴而外，於東胡之風俗習慣初不之知，其後數百年，兩者尙無若何關係也。

冒頓者，誠一四征不庭之雄主，稱之爲韃靼族之漢尼拔（Hannibal）亦可無愧者也。歐西有識之士輒云「世界雄主」，「奄有萬國」，實則其所云之世界天下，不過地中海之一隅，或偶一及於非洲波斯以及高盧（Gaul）而已。居魯士（Cyrus）之與亞歷山大（Alexander），大留士（Darius）之與薛西斯（Xerxes），凱撒（Caesar）之與龐培（Pompey），俱曾四征不庭，事業烜赫，震驚一世；然以之與東亞所演者相較，其動人心目，曾未能有以過之也。西洋文明在藝術科學兩方面之進步，固非中國所能望其項背，然而中國文史之學，卓絕一世，而尙禮貌，重衣飾，長於治國之術，此亦非歐洲所能企及者也。要之遠東之歷史，其重要較之泰西，並不多讓，唯在善讀者耳。韃靼之於中國，關係絕爲繁重，吾輩苟能屏除成見，而認識韃靼史事之重要者，則於中國之忽視歐洲人所視爲天下之地中海裏海一帶史事，當亦爲之釋然也。

冒頓既破滅東胡，歸而西擊走月氏，月氏遂遠遁西南。悉復收秦所奪匈奴故地，與漢故河南塞，至朝那膚施，遂侵燕代。是時冒頓所轄控弦之士號三十萬，廬帳人民之數，可想見矣。丁零堅昆（今貝加爾湖及黑龍江一帶）俱爲所有；唯中史於此輩殊域民族都未之及，今日推尋，大概點

夏斯高車（後稱回鶻）鄂倫春（魚皮韃靼）諸族，悉臣服於冒頓；而點夏斯之臣屬，尤爲無疑也。

匈奴世姓官號：稱其王曰撐犁孤塗單于（*Tengri Kudu Jenuye*）意謂天單于也。匈奴謂天爲撐犁，子爲孤塗；今突厥文及蒙古文猶以 *tengri*（撐犁後來譯騰格里）指天而言；至於 *Kudu*（孤塗）一辭，則今突厥學人猶不得其解云。單于自鎮中權，而以二屠耆（*Dugri*）分鎮東西。匈奴謂賢曰屠耆，東西屠耆，謂左右賢王也。常以太子爲左屠耆，位最崇。賢王以下，有左右谷蠡王（*Left and Right Rukle*），左右大將，左右大都尉，左右大當戶，左右骨都侯（*Left and Right Ruttu Marquiseses*）。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，大者萬餘騎，小者數千，凡二十四長，立號曰萬騎。左右賢王及左右谷蠡王是曰四角（*Four horns*），外有六角。是皆爲單于之戚族，與成吉思汗及大莫臥兒帝國時之白角（*Whiti horn*）同其致也。谷蠡之義未詳，骨都亦作骨都盧（*Kutuluk*），其後更千餘年，音猶不殊，即今日突厥文中之 *Kutluk*，其意爲福，或云吉祥。匈奴以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爲最大國；左右骨都侯輔政；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。

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。單于之后稱曰閼氏 (Inchi)，大率取自呼衍氏蘭氏及須卜氏；此三姓其貴種也。匈奴小官名稱浩繁，今不詳述。且渠 (Tangcu) 一辭爲匈奴與後來突厥人之連續，說亦見後。俗至五月，大會龍城；此與馬哥孛羅時蒙古之庫里爾泰大會正同。既會於龍城，祭其先天地鬼神。以此與單于之天子封號比觀之，則古初匈奴與中國人之宗教觀念，亦可得其大凡矣。入秋，馬肥，又大會於蹕林，課校人畜計。其法拔刀尺者死，坐盜者沒入其家；有罪小者輒，大者死，獄久者不過十日。一國之囚，不過數人；皆決於龍城蹕林二大會。會時行馳馬競駝之戲。單于朝出營，拜日之始生，夕拜月。其坐貴左，如中國。或又謂匈奴俗尙右，而單于坐而北鄉，中國帝皇則南面而坐，此甚可疑。要之二賢王中以左賢王爲最尊，則可決也。日之位置，常爲吉凶所關，曆日中數數記中。舉大事則候星月，月盛壯則攻戰，月虧則退兵。其攻戰，斬首虜賜一卮酒；而所得鹵獲，因以予之；得人以爲奴婢。又謂戰而扶輿死者，則盡得死者家財。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，而無封樹喪服，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。〔此當係送喪而非殉葬，吉明 (Gibbon) 曾述及粟特 (Sogdiana) 嚙噠人殉葬之俗，秦偏處西陲，吸受夷風，亦有殉葬之俗也。〕名家曰豆落 (dörök) 云。

冒頓既東敗東胡，西走月氏，北服渾庾，屈射丁零，鬲昆，薪犂諸國，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，以爲賢。是時漢初定，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，匈奴大攻圍馬邑，韓王信降匈奴。匈奴得信，聲勢愈張，因引兵南踰勾注，攻太原，至晉陽下。漢高祖劉邦既削平羣雄，躋登大位，因自將兵往禦之。會冬大寒，雨雪，士卒之墮指者十二三。冒頓知可乘，遂佯敗走，誘漢兵。漢兵逐擊冒頓，冒頓匿其精兵，見其羸弱，於是漢悉兵，多步兵，三十二萬，北逐之。高祖先至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，步兵未盡到，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。據謂冒頓以白青烏騂四色騎圍白登，西東北南四方云。冒頓之圍白登也，亦如六百年後匈奴阿提拉（Atila）之於沙龍（Châlons）一戰然，足智而多疑，以爲漢將以計誘之；高祖窺其隱，乃使使間厚遺閼氏。閼氏因勸冒頓，解圍之一角；於是高祖令士皆持滿，傳矢外向，從解角直出，竟與大軍合。冒頓知漢帝不可得，引兵而去，漢亦引兵而罷。其後漢乃遣劉敬使匈奴，與結和親之約，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，歲奉以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。按和親之議，創於劉敬，意以中國公主爲匈奴閼氏，後將大利於漢；其實不然，和親之策，反愈足以疎兩者之誼，驗之五百年後，劉淵石勒之流，俱以匈奴入據中夏，其效蓋可見矣。

高祖時，以用和親之策，匈奴寇邊，稍減於前。高祖既老，亦如匈奴頭曼單于然，龐戚夫人，欲立其子；高祖崩，高后呂氏乃殺戚夫人及其子趙王，孝惠死，遂自秉國政者歷十年。中國降人因教冒頓爲書，使使遣高后，辭頗褻嫚。呂后大怒，召丞相及樊噲、季布等，議斬其使者，發兵而擊之。樊噲請得十萬衆，以橫行匈奴中。季布力阻，以爲高祖以三十餘萬衆，尙有平城之敗，天下羣歌以諷，今里巷歌謠之聲未絕，傷痍者甫起，烏能無匈奴抗？呂后善其言，用婉書報冒頓，以年老氣衰，髮齒墮落，行步失度爲辭，別以御車二乘，馬二駒奉冒頓。冒頓奉書，頗慚其無禮，因作書自謝，並獻馬，遂和親。至孝文帝以高祖中子卽大位（西元前一八〇年），冒頓以爲可欺，文帝三年夏，匈奴右賢王遂入居河南地爲寇。南越王趙佗其時奄有今西粵、安南地，亦因呂后崩，以兵威邊。文帝遣使以書諭匈奴及南越，彬彬有禮，而意旨嚴切，匈奴、南越皆爲之翕服。匈奴復漢書有云：「罰右賢王，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。以天之福，吏卒良，馬力強，以夷滅月氏，盡斬殺降下定之。樓蘭、烏孫、呼揭（卽今羅布泊塔爾巴哈臺及賽蘭海一帶地）及其旁二十六國，皆已爲匈奴；諸引弓之民，並爲一家。」云云。蓋清代長城以外之地，除西藏外，皆歸其版圖矣。復書又曰：「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，則且詔吏